

# 罗布泊地区的古代居民

何德修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楼兰学会, 库尔勒 841000)

罗布泊是个广袤、枯燥、单调的地方,也是一个人们至今还没有完全琢磨明白的神奇地方。笔者首次到罗布泊时,第一个感觉仿佛是到了月球上,一望无垠的不毛之地,似乎连空气都要凝固了,难怪有人形容它是‘死亡之海’。随着去的次数增多,对它的了解也逐渐增多,伫立于流沙掩埋的古遗址、古墓葬,拂去石器、陶器上的尘土,不得不扼腕叹服罗布泊先民的伟大,是他们在这块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古代文明。兹就罗布泊地区的古代居民做一简要概述,以期与热心于楼兰研究的同仁们共同探讨,不当之处请雅正。

## 一、罗布泊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

关于罗布泊的形成,中科院新疆分院夏训诚先生认为:“晚第三纪末,罗布洼地才成为塔木盆地统一的集水中心与侵蚀基准面,罗布洼地为第四纪地层广泛覆盖,北薄南厚,上第三纪出露于北部和东部。”(夏训诚《罗布泊科学考察综述》)由于喜马拉雅山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塔里木盆地也随之抬高,盆地地势呈现西高东低倾斜,因而在塔里木盆地东部就形成了罗布洼地。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以及孔雀河、疏勒河、车尔臣河等水曾经同注于北,因而在洼地中心形成其共同的终端湖——罗布泊。

罗布泊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俗称罗布淖尔,为蒙古语,罗布是众水汇聚,淖尔是海子。元代时称为‘罗布’,也可单是唐玄奘所记的吐蕃语‘纳缚波’的转音。现在所用的‘罗布泊’名称,是沿用了蒙元的‘罗布’,加了汉语的‘泊’,实际上是蒙汉语的结合。

罗布泊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称之为‘盐泽’:“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司马迁以为罗布泊的水潜入地下成为黄河的源头,显然这是古人的臆测。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则称:“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60年代末彻底干涸以前,湖水面积仅有450平方公里。

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对‘盐泽’的记载:“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据地质部门的调查,罗布泊北部凹地已经探明埋深仅1.25米左右的卤水层,层厚达6.54—14.84米,卤水的氯化钾含量达1.53%—1.6%,已经探明钾盐的储量约有2.99亿吨。现在罗布泊钾盐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正式投产,罗布泊镇也即将批准建立。

由于受风和水的合营力影响,在罗布泊周围形成了龙城、白龙堆、三陇沙三大雅丹群,每处雅丹约有1000多平方公里。这些险峻的土崖有的3、4米高,有的7、8米高,有的形似城池,有的状如动物,鬼斧神工,惟妙惟肖,成为罗布泊的一大奇观。由于受强烈东

北风长年的吹蚀,罗布泊西北岸和孔雀河下游新出现的雏形雅丹,如群鱼争流,露出拥挤在一起的梭形脊背。

## 二、楼兰古绿洲

本文所谈的罗布泊居民,准确的说应该是楼兰居民。因为在罗布泊附近发现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只是在北面的土垠遗址和西面以楼兰古城为中心的入湖三角洲。因此所谓的罗布泊居民实际上也就是楼兰居民。

楼兰故城位于罗布泊西北,距离罗布泊湖岸约 28 公里,有大河从其南北经过。地理坐标为东经  $89^{\circ} 55' 22''$ , 北纬  $40^{\circ} 30' 55''$ 。

楼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公元前 176 年,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写信说:“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以夸耀匈奴的势力强大。

公元前 126 年张骞从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丝绸之路开通后,楼兰成为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汉匈对此地展开了长时间的争夺。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 77 年),傅介子刺杀了听命于匈奴,常常虏掠汉使的楼兰王,楼兰即更名为鄯善,国都南迁扞泥,楼兰遂成为鄯善的边鄙城市。至魏晋时期,西域长史率领屯田士卒驻于北,楼兰又一度成为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约到公元 4 世纪以后,楼兰城被莫名其妙的废弃了,从此成为千古之谜。

据《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条记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帝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笔者所见,处处是沟壑纵横,柽柳冢起,流沙遍野,干旱荒凉,仅仅在河岸边见到少量成片枯死的胡杨、柽柳、芦苇。由此看来,楼兰从来就是一个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和脆弱的地方。

## 三、楼兰绿洲的古代居民

尽管罗布泊和楼兰古绿洲虽然干旱、封闭,生态环境又极为恶劣脆弱,但是并没有阻挡住人类来这里求生存的脚步。

余以为楼兰是个移民地区,到这里生活的居民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晚期,大概就是 4 千年以前。主要以细石器文化为标本。19 世纪未有探险家踏上楼兰的土地,就在楼兰地区先后发现多处细石器遗址,采集到了大量的石刀、石矛,桂叶形、柳叶形、三棱形石镞,还有磨制光滑的玉谷、石斧等石片、石核石器。1997 年笔者在楼兰西部地区调查,在上千平方公里范围内,又新发现十几处石器文化遗存,采集到若干与上述同类型的细石器。还发现许多破碎的废石片,显然是楼兰人在制造石器时废弃的,这里可能就是石器加工制作点。在发现石器的地方,有的见夹砂粗陶片,有的还见到铜箭镞,但是不居住遗迹。这可能是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居民的文化遗存。

第二个时期是铜石并用时期,主要的根据是早期居民的墓葬。20 世纪初期和中期,斯文赫定、斯坦因、黄文弼、陈宗器等人,在楼兰地区发现了多处古墓葬,这些古墓葬有早有晚,有大有小,显示了楼兰居民的不同民族习俗和文化内涵。其中比较早的有斯坦因编号的 LS、LQ、LT 墓地和贝格曼的小河 5 号墓地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早期土著在民的墓葬。斯坦因 1915 年 3 月发现的 LS 墓地,地表有许多小木桩,其中有一座墓表由 7 圈椭圆形列

木围绕，东、南面有放射状木桩。列木中心为墓穴，有胡杨木棺材，棺内有烧过的人骨。出土物有毛织物残片和一小节铜管。其它墓出土物有毛织盖脸布、木勺、骨针、毡帽、麻黄枝，还有用蒲草和桤柳枝编制的小篓，里面装有少许麦粒和黍米糊；还有木雕和石雕女人像。不见陶器。197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孔雀河下游发现的古墓沟墓葬，其中有一部分墓葬形制和出土物与LS墓大同小异，经C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3800年左右。此外，新疆考古工作者1980年4月在楼兰故城北的铁板河，发掘出土了一具女性干尸，其随葬物品也十分简单，测定年代也同于古墓沟。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罗布泊的早期居民的墓葬。

窃以为这些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居民，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塞克’、‘萨迦’、‘西徐亚’、‘斯基泰’的人。据史籍记载，塞人的主要游牧地是在伊犁河流域，但游牧民族天生的特性是逐水草而居，在互不统属的氏族社会时期，部落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因此他们其中的一支有可能就越过天山，沿着塔里木河来到了罗布泊。有的在这里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迁走了，有的可能就定居下来了，成为楼兰的土著民。

楼兰居民的第三个时期，是楼兰王国建立之后，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匈奴人、汉人、羌人、波斯人等都来到这时，不仅在这里进行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还有了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匈奴人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等西域26国以后，置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为了控制西域，常派使者和军队到楼兰活动，胁迫楼兰王阻碍交通，派子到匈奴做人质。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汉武帝为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公元前108年派将军赵破奴虏“数为匈奴耳目”的楼兰王，破车师，列亭障至玉门关，汉人遂开始移民西域。公元前101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取得胜利，“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汉人大批的来到楼兰，戍守新建的‘亭障’，保护丝路的通畅。公元前77年，汉昭帝立尉屠耆为楼兰王，并嫁宫女给他为妻，楼兰王成为汉家女婿。同时派遣司马1人率领40名军人到伊循屯田。魏晋时期，西域长史驻守楼兰，在楼兰进行大规模屯田。这是汉人来楼兰地区最多、贡献最大的时期。

楼兰更名为鄯善以后，国都南迁，生活在阿尔金山一带的羌人也来到罗布泊，或者经商，或者做奴婢，或者与楼兰人结婚。斯坦因1914年在楼兰发掘出土一件羌女的汉文书信，内容是一个生活在楼兰叫马羌的女人思念远方的亲人，证明南山的羌人也到了楼兰地区。

善于经商的波斯人，自从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就成为中西商贸的活跃分子，他们带来中亚和欧洲的特产，在敦煌或者楼兰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再把中国的商品转手卖到中海沿岸各国。同时他们还把古希腊文化和宗教传入中国。罗布泊居民中也就有了波斯人的成分。

还有语言学方面的材料也可以对楼兰地区的居民成分做佐证。除了在楼兰出土的700多件汉文简纸文书外，还有一些佉卢文简牍。据语言学家考证，佉卢文是于公元3世纪开始流行于尼雅——楼兰地区的，是一种由印度西北的俗语，即所谓的犍陀罗语构成，“但其中也有大量的非印度语因素，这里面包括大约1000个专有名词和150个单词，如农作

物的名称、服装之类。……鄯善和尼雅一带土著所操的这种语言就是吐火罗语言。”(王欣《睹火罗故国与吐火罗人》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林梅村先生认为“楼兰人说是一种吐火罗语。换言之,楼兰人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载《文物》1989年第1期)这说明在魏晋时期,楼兰地区很可能又来了操吐火罗语的雅利安人,而这些是印度——阿富汗的移民。

利用考古资料对居民的成分进行分析,当然是不可能很准确的,只能做个参考。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认为“至少在汉代,也在罗布泊地区还出现了与古墓沟墓地有区别的另一欧洲人种成分,即长颅型印度——阿富汗类型。这种类型很可能是汉代楼兰国当地居民的主要成分,他们与帕米尔的古代塞克人属于相同的人类学类型。……而在时间上更早占据这一地区的原始欧洲人类型很可能后来也参与了楼兰国居民的组成。”“古墓沟墓地的两种不同形制的墓葬可能代表时间上有先有后,体质形态上略有区别原始欧洲人种类型的移民来到罗布泊地区。”“也是迄今所知这种类型分布欧亚大陆时代较早、分布最东的一支。……他们与分布在南亚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甚至同伏尔加河下游的铜器时代居民有密切的种系关系。”(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类研究》)另外考古学家穆舜英称铁板河出土的女性干尸,“其人类学类型属古欧洲人种的阿凡纳羨沃类型,似为可信。”(穆舜英《楼兰古尸的发现及其研究》)。

另外,A·基思1929年对斯坦因从楼兰地区采集的4具人头骨研究结果,他认为这些头骨具有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两个大人种的特征,是一种中间型,称之为“楼兰型”。而且,这种类型并非由于混杂,而是自然进化的过程,处在吉尔吉斯类型蒙古人种和帕米尔及波斯的伊朗类型的联系地位。

C·H·约尔特吉A·沃兰特对斯文赫定1928——1934年在新疆采集的11个头骨的鉴定,其中罗布泊地区的5个头骨情况:头骨V,50——60岁的女性,具有印度人特性,又显示汉人血统气质。头骨VI,约45岁男性,蒙古人种特征。头骨VII,约35岁男性,既有诺的克人的特征,又有蒙古人和阿尔宾人种特征。头骨VIII,约20岁女性,特征很杂乱,诺的克人和蒙古人特征占优势,也有地中海和印度人特征,头骨IX,约有50岁男性,似有诺的克和轻微蒙古人气质的印度人。

#### 四、罗布泊居民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由于罗布泊地区的居民受自然环境和交通的制约,自第一批移民来到罗布泊,直至汉通西域以前(现在还不知道有过几次移民),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他们都是处于贫富贵贱无大差别的氏族部落社会,过着居无定所游牧生活,制造和使用简单的石器、陶器和铜器,共同进行渔猎、放牧、采集活动,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以后逐步地定居下来,开始建筑固定的居舍。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一定是受到外来的影响,土著部落酋长和贵族建立了封闭的城邦国家,出现了财产私有制,并修建了城池。LA、LK、LE、LB等古遗址很可能就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

汉武帝开边,张骞凿空,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基础。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央王朝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营西域,派遣了大量军队屯田戍边。有了这样的安全保障,丝路上就有了“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的热闹景象。这些使者、官吏、军人大批的来到楼兰,带来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促进了楼

兰的经济发展。

魏晋时是楼兰地区的鼎盛时期，有西域长史与土著官吏同住一城，有一套完整的吏治制度，大批军人在这里屯田，“大田三年，积粟百万”，政治稳定，经济空前繁荣，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 五、结束语

塔里木河孕育了古老的罗布泊和楼兰绿洲，大约在 4000 年前，可能是“塞克”人的一支，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这里辛勤耕耘，繁衍生息，成为罗布泊的最早的居民。他们随畜逐水草，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以后可能有迁出和迁入。但是由于罗布泊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干旱的气候和恶劣的生态，楼兰居民经历了 1~2 千年时间，仍然处于原始和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到了公元前 2 世纪，楼兰人才进入了有政治实体的城邦王国时期。汉武帝开通了丝绸之路，尤其是魏晋时期的大规模屯田，给楼兰带来了勃勃生机，是国家的统一使楼兰得到发展，是汉人移民促进了楼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因为楼兰既有西来的人，也有东来的人，居民是由不同人种的多民族构成的，所以其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兼收并蓄，绚丽多彩。出土文物荟萃了历史上古老的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波斯文明，充分显示了移民文化的多元性特色。不同种族的居民因为有了婚姻或者‘性’关系，在遗传上也发生了变异。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如果能够借助 DNA 技术来做鉴定，那就能准确得多了。

由于汉族居民的撤离，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改道断流，楼兰地区的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楼兰的土著居民大约在公元 5 世纪，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家园，罗布泊和楼兰地区遂成为“天上无飞鸟，地上无走兽”的人间绝域。罗布泊和楼兰的沧桑，反映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不重视环境保护和治理，楼兰的悲惨遭结局将有可能在人间重新出现。

2002 年 3 月 25 日稿